

俞跃辉

现在上海作家协会门口,是新开的作家书店。这儿曾经是家咖啡店,印象中我刚到作协上班,这就是家咖啡店。咖啡店老板兼一,大连人,除了开咖啡店,还做很多别的生意,俄语很流畅。我多次在咖啡店吃吃喝喝,结束了她总不肯要钱。后来咖啡店不开了,我们很少再见面,看她朋友圈,满世界跑,以为离开了,再见却仍是在上海。

意大利汉学家雪莲,2016年9月底到我家。记得从怒江边的石瓢温泉回县城的大巴上,她坐我身边,和我说起她的前夫,说起他们的女儿。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车子停下来,我说你看外面,满天的星啊。云南黢黑沉默的巨大山峰之上,繁星万点,热闹而又寂静。记得她说,常常到中国,到云南,真喜欢这儿。她出版过好几本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书。

记得那次活动快结束时,雪莲和我说,有位布朗族老奶奶拉着她的手,竟然哭了,说想不到这辈子会见到一个外国人。我跟她说,是啊,我老家太偏僻了,难得有外国人来。那次活动期间的一个晚上,朋友要我约她去家里,理由也是他家的老人还从没见过外国人呢。好几个月后,我看我爸的朋友圈,发了条微信,说见到一个外国人,是她和我爸妈的合影。

这几天雪莲和鲁迅文学院的外国作家团到上海来,微信和我联系,说起还约了秦一。有一瞬间,我还想她俩怎么会认识?好一会儿才想到,因为她们都到过我家。

见面地点约在环贸三楼的一家上海菜馆。下午五点,我和雪莲在巨鹿路陕西南路路口碰面,一路朝南走过去。

雪莲不能吃酱油,点菜变得有些困难。三个人都不是上海人,坐在一起却吃的上海菜。秦姐犹豫再三,仍然点了个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对雪莲说,可惜你不能吃,这可是上海特色菜。我笑,说我爸妈到上海来,我请他们在作协的鱼羊老镇吃饭,点的“上海特色菜”是醉虾,刚开始他们都不敢吃。不是常有人说云南人“野蛮”么?谁料得到两个云南人被文明的上海菜吓到了。

席间瞎聊,说起各自的生活和健康。我看秦姐气色挺好,她也说一切都好。不料她却说起另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朋友,查出得了癌症了,刚做过手术。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她又说起别的一些事,也是我想不到的。我总说,我从来不关心“八卦”,即便别人说我坏话我都不关心,说我坏话的人肯定心里很不高兴,是他们不高兴,又不是我不高兴,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秦姐说,那聊天不就聊这些嘛,不然说什么呢?这么说倒也是。我也就在别人的悲喜剧里,叹息一番,感慨一番,大笑一番。

秦姐说,她在大连海边有栋房子,门外没几步就是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是听她说太多次了,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秦姐说,她喜欢上海啊,每天逛逛街喝咖啡看看电影多好。不多时,却又邀请雪莲去大连,说家里就她一个人住,她可以住她家里的。之前,秦姐邀请过我去年去大连,但直到如今,我仍然没去过大连,没去过过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

有时我也纳闷,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人,说起故乡,从来不吝赞美之词,可为什么就一直漂着,不回故乡去呢?我们这三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情况,又都殊途同归地待在异地他乡,或许一时,或许一生。

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朋友写的小说里有句话,大意是说植物特别好,一生基本就待在一个地方,不用像人和动物一样四处奔波。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我待在上海不止“十霜”,而是“十五霜”了,哪天会不会如离开故乡一样离开上海?为什么去,为什么留?什么路宽广,什么路狭窄?什么选择对,什么选择错?我仍然困惑不已,不知命运之舟驶向何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大吉图 (中国画) 寇月朋

有机会弥补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惜。

2002年春,受央视体育频道王京宏兄之约,我十万火急入京,在梅地亚宾馆,被京宏兄“软禁”数日,赶出了万余字的五集《体育人间·胡司令外传》电视纪录片文字脚本初稿。作为撰稿人在史料方面我还是有贡献的,不过脚本经过张虹、京宏两位专家的大幅修改加工定稿,比我的毛坯精彩百倍。

一来二去和胡老师混成了熟人,他人前人后地总是为我说好话。因为早年屠景明先生是上海市队教练,胡老师是刚进队的小队员;而我因为一直帮助屠先生编写书稿,尽管没有磕头拜师,大家还是认可了我这个屠门的

“关门弟子”。所以胡老师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我小师弟!平时见面,他会随着孙勇征、谢靖的口吻叫我“杨指”。我明白,这是胡老师对我这些年为象棋运动做的一点事情的肯定和尊重。我这一生既已“误入棋途”,那是一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

和旭光先生的缘分始于为他的一本象棋入门书做特约编辑,而见面却要迟至近两年。他多才多艺,精力充沛。他的象棋水平比我高得多,去年在全国老年人比赛中保持不败纪录获得棋协大师称号。他对胡老师也相当熟悉,为胡老师写传记,我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谨以这些拉杂的文字,聊表我对胡老师的敬仰和对旭光先生的祝贺。

一实现。这是他的凄惶,又是他的诗性,年轻的生命,最终坠落在烈火中。

从徐志摩墓地向上,片刻登上西山山顶,想看看一览无余的海宁城。站在紫薇阁下,却见老树高耸,密密匝匝,满眼尽是绿叶枝条。西南不远处是杭州,近则要常去的地方。六月进行从舟山到安吉的文明变迁访谈,杭州是重要节点。昨天与杭州天水堂牧师的浮沉故事,教堂之外,还要访问杭州市郊被征地的农户,记下他们与土地的三代深情。六月的浙江,有多多少少晴雨将要打开,东极岛、唐诗之路、浙东运河、富春江龙门古镇、桐庐畚家、安吉竹海,处处有沧桑。

告别西山,继续回上海。进站的时候一回头,山上的紫薇阁仿佛清晰在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何而来,为何而去?众生在问,天地无言。想起徐志摩《爱的灵感》:“我不能盼望在人群中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心里默默,往日好遥远。

人海中 梁永安

从杭州回上海,在海宁下车,看徐志摩墓。

出了海宁老站,向西一里路外,是西山公园。西山虽然美称“海昌第一峰”,却不到50米高,山顶有紫薇阁,山脚下有徐志摩墓。墓地原来在海宁东山玛瑙谷万石窟,1966年遭炸毁,遗骨散失不存。之后几经周折,迁到西山白水泉畔,长方水泥墓中,只有一本《徐志摩年谱》。

来过这西里四次,两次雨天两次晴朗。1987年9月陪同叶嘉莹先生观钱唐江大潮,顺道来徐志摩墓地。叶先生文情雅致,来到徐志摩墓前,连连叹息,感慨他一生未尽其才。

最后一次来海宁,已经是12年前,其间给学林出版社编了一本《徐志摩散文全集》,细细读了他的心事,编完那一刻,深深理解他所说:“我总是一个人,你从来不曾来过,我也从来不曾出现在你的世界。”他是个有大才大情的人,一生坎坷在“度己”的艰难中,学业、写作、爱情、家国,无

评弹这张江南文化的名片

高博文

出书走正路”方针和“一团一策”具体方案的指导下,上海评弹团创作上演了不少优秀新作品,诸如评弹作家秦福龙创作的中篇评弹《林徽因》、我和郭力改编的《繁花》、吴新伯创作的中篇评话《战马赤兔》、陆锦花创作的短篇评词《杰克与露丝》等等,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拔尖人才。

陈云同志曾经说:“新作品

三分好就要鼓掌。”这一系列的艺术创新也代表了上海评弹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攀登不断进取的精神。近年来随着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公共文化建设的日趋壮大完善,评弹成了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因为它形式简洁灵活,因地制宜,又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中心城区和郊区的不少公共文化场馆都有评弹的常态化演出。曾经我们的演员在演出时,场子里客满坐不下,馆方只能开出旁边的教室,让其他观众坐进去,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满足他们。

今天我们在创作排练反映

能够成为胡荣华老师的“粉丝”应该感谢1982年复刊的《新民晚报》。那年,第二届“五羊杯”象棋冠军赛正在广州激烈进行,晚报体育版每天都有详细的战报,甚至还有棋局评点。当时正沉迷于棋道的我,每天不等夜饭吃饱,先得把夜报的棋讯读完。胡荣华、杨官璘、柳大华三位全国冠军,下四循环决定名次,这样的赛制在追求“短平快”的当下是不能想象的。但就是这么传统的棋战,整整让场内场外的棋迷牵挂了十几天。比赛进行到最后第一轮前,柳大华一马当先,积分比居次的胡荣华老师高了2分。末轮正好是他俩对决,柳老师只要和棋便可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在背水之战中,胡老师采用了被棋谱论定吃亏的布局变化,使对手的“家庭作业”落空,不得不在布局阶段耗时间来应对胡老师“旧瓶”中装的“新酒”。最终在时间恐慌中被胡老师的精兵攻克了王城。胡老师拿下此役,两雄积分持平,迎来了快棋加赛。胡老师再接再厉,一战而定乾坤。

“胡粉”岁月长

杨柏伟

在感谢了一份报纸后,我要感谢一个人,他是我的兄长——葛维蒲大师。1995年的一个夏夜,听说我想编胡老师的自传解说集,葛兄陪我来到了上海棋院胡老师的办公室。那年我28岁,是辞书出版社最年轻的编辑(职称还是“助理编辑”),面对偶像组稿,真的很抖。胡老师真没想到棋盘的胡老师如此随和,一个大名家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欣然接受了一个小编辑的请求。因为知道我是屠景明先生的学生,也看过我写的一些象棋方面的文章,胡老师竟然放权给我,让我先搜集资料,最后给他审定。那本名为《胡荣华妙局精萃》的厚书是1997年4月面世的,收集了胡老

师漫长的棋艺生涯中只是一个案例,但足以让我记一辈子。此后,我无可挽救地成为万千“胡粉”中的一员。当我成为一名编辑之后,我有幸走近了胡老师,成了他著作的“责任编辑”,也为我做了一些事,这是我的福气!

施蛰存读书记

卢润祥

曾拜访施蛰存先生住宅,看不到书房,有些书是放在楼道边的,他在自己座位后,安放了一个普通的书橱,把平时要用的喜欢的书放在架上,图书并不多。

听他说:六岁时,正是宣统二年,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元宵节时,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在邻居徐老夫子私塾里读了平生的第一本书《千字文》,天天背诵。父亲有十二个书箱,经史子集都有,这些书足够他读了!后来还是父亲教他《古文观止》《昭明文选》。读《论语》《诗经》《楚辞》《史记》都不下七八遍(后来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开《史记》专题课,又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水浒传》也读过很多次,他爱读唐诗,每有独到之处就做题札,才有《唐诗百话》一书问世,他也喜欢宋词,抄在本子上随时欣赏。常读《词林纪事》,至晚年主编了《词学》一刊。他读《洛阳伽蓝记》,认为在古典文学中可称“第一散文”,至于《浮生六记》说不喜欢其“苏州才子气”。在现当代文学上,喜欢冰心,认为是“洁净”之作。也喜欢沈从文《边城》,废名的《枣》及梁遇春散文等,也是读了不少。难得的是他读完小说《洗澡》,“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是一部“纯洁的作品”,但认为个别细节描写有疑点。

他对有些书的装帧颇有意见,说封面上书名字有时太大了,有些是草书,看不清什么书,有些书法很难看,却是名人题签。书背的字太小或底色太深看不出书名,认为应改进。

晚年,施先生读书更多为“用”。他曾为了修改《鸠摩罗什》这篇已改过七次的小说,要我代他向图书馆借阅《中国佛教史》一书。他说:有时会同时读几本书,这本读几页,换一本又读几页。这种“跳读遍览”式的阅读是很特别的。他也淘书,旧日沪上常熟路、南商城隍庙等书摊常见其身影,翻书时常常把手指头都弄黑了,但兴味不减!有一回,施先生曾在城隍庙一个小桥边书摊遇到阿英,她身边钱不够、老板又不肯让价,所以问阿英借一元钱,阿英连车钱借了他一元五角。在古旧书店里常遇见的是郑振铎先生。总之,他喜欢“冷摊负手对残书”的味道。他说趣味是会有时会发觉一些珍贵的签名题字和漂亮别致的藏书票。



作为七零后的我,从小生活在石库门弄堂里,读初二那年竟然对评弹痴迷起来,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评弹团主办的青少年培训班,直到一九八七年考入戏校评弹班,至九一年毕业进团,到今天不觉三十余年过去了,我的评弹生涯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而成长的。回首那些年,老先生们劫后余生重上舞台,在幕后尽心尽力培育我们这些后生,历历在目,感恩不尽。这也是我始终没有离开评弹的初心所在。

从学习长篇弹词《珍珠塔》开始,陈希安、饶一尘、赵开生、薛惠君等名家的悉心传授、提携,到杨振言、吴君玉、余红仙、江文兰等老艺术家亲自带我上台合作演出,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哪怕我自己鼓捣的

那些新玩意儿,也得到他们的包容,还给了我不少建议。时间太快了,转眼我自己已过了不惑,奔向天命之年,看今朝曾经离去的同学回归了评弹,看到青年演员们的朝气蓬勃,当我们奔走走在江南大地,当我带着《评弹与当代社会的缘》主题艺术讲座走进苏浙沪乃至北京、深圳、武汉、兰州及香港、台湾的大中小学时,心里充满着一股暖暖的欣慰。

上海评弹团是评弹界最早成立,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院团。曾经拥有一大批流派创始人等名家大师。前辈们创造的辉煌业绩始终是我们不懈追求的榜样和动力。评弹的表演形式简

洁、方便,灵动而活络,被誉为文艺轻骑兵,也被称之为“江南的乌兰牧骑”,我们既能够继承传统、传承经典,也擅于紧跟时代,创新创造。近年来,在“出人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

的新作品《梁家河记事》时,群策群力,充分发扬团队协作精神,集体去延安梁家河深扎,感受生活,努力创作。最近我们用这样一个感人的作品,加上评弹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的讲述,形成了一台传播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评弹党课”,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和支持。

改革开放就这样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岁月,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发展的力量,新的时代更赋予了评弹这门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使命,评弹这张江南文化的名片也一定能让更多人了解、喜爱!

十目谈 说说导演《老娘舅》这些年,看电视的发展。 责任编辑:吴南瑶